

Translation of Folk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istics: A Case Study of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WU Liurong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18, 2025

Accepted: October 15,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U Liurong. (2025). Translation of Folk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istics: A Case Study of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143–15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8>. p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2022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s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s by Hunan Native 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istics” (No. 22WLH15) and the 2024 Graduate-level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Jishou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unan Novel A Dictionary of Maqiao” (No. 198).

Abstract: Hunan folk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xiang culture, bearing its intrinsic essence. Through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Hunan folk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hannel for Huxiang culture to advance onto the global stage, thereby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Gladys Y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u Hua’s novel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stylistics and adopting Zhong Jingwen’s classification of folk—namely material, social, spiritual, and linguistic folk—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element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lator employs strategies such as amplification, omission, and adaptation to modulate the narrative distance of the source text, adjus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nd restore its narrative space. These techniques contribute to maintaining narrative coherence, balancing cultural uniqueness with readability, and harmonizing the completeness of narrative viewpoints with readers’ cognitive capacities.

Keywords: Narrative stylistics; folk translation;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U Liurong is an MTI student at Jishou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 Email: 3068236239@qq.com.



叙事文体学视角下民俗英译研究 ——以《芙蓉镇》为例

吴柳荣

吉首大学

摘要:湖湘民俗是湖湘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根基,承載著湖湘文化的血脈。通過跨文化譯介,湖湘民俗成為湖湘文化走向國際舞臺的重要途徑,有助於提高湖湘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文章以古華小說《芙蓉鎮》戴乃迭英譯本為研究對象,基於敘事文體學理論,並結合鐘敬文對於民俗的分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以及語言民俗,探討《芙蓉鎮》英譯本中的民俗英譯現象。研究發現,譯文通過增譯、減譯和轉譯等翻譯技巧,調節源文本的敘事距離,調整敘事視角,還原了源文本的敘事空間,維持了敘事連貫性,兼顧了文化獨特性與可讀性,平衡了敘事視角完整性與讀者認知能力。

關鍵詞:敘事文體學;民俗英譯;《芙蓉鎮》

基金項目:2022 年湖南省社科聯專案『敘事文體學視角下湘籍當代作家小說英譯研究』(專案編號:22WLH15);吉首大學 2024 年度研究生校級科研專案『中國文學國際傳播模式構建研究——以湖湘小說《馬橋詞典》英譯為例』(第 198 項)。

一、引言

湖湘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分支,其獨特的民俗傳統蘊含著豐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密碼。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通過有效的翻譯策略將湖湘民俗文化推向世界舞臺,成為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課題。古華的代表作《芙蓉鎮》以其濃郁的湖湘地域特色和生動的民俗描寫,為我們研究民俗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絕佳範本。餘靜、劉曉黎(2019)指出,譯者戴乃迭(Gladys Yang)的英譯本展現出高超的翻譯技巧,這對於促進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現有研究尚未從敘事文體學視角系統剖析該譯本中民俗元素的傳遞機制。

敘事文體學作為敘事學與文體學的交叉學科,融合了敘事學對文本結構的分析與文體學對語言特徵的考察,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申丹(2005)在《關於西方文體學新發展的思考——兼評辛普森的〈文體學〉》中提出,敘事文體學的核心在於關注『微觀語言形式與宏觀敘事效果的互動關係』,這一特性使其能夠精準適配民俗英譯研究——不同類型湖湘民俗,如物質民俗的具象性、精神民俗的抽象性,在翻譯中面臨的核心問題,本質上是語言形式轉換如何影響民俗敘事效果的跨文化傳遞。不同於傳統翻譯研究僅聚焦『對等』敘事文體學更注重分析敘事時間、敘事視角、敘事距離等維度的調整,如何平衡『保留文化異質性』與『滿足目標讀者認知』,這正是湖湘民俗英譯需要深入探討的關鍵。

從現有研究來看,湖湘民俗英譯研究存在明顯局限:一方面,多數研究集中於物質民俗,如飲食、建築,的翻譯策略,缺乏對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抽象民俗類型的關注;另一方面,即便涉及多類型民俗,也未從敘事文體學視角構建系統性分析框架,難以解釋『翻譯策略與敘事效果』的內在關聯。宋悅、孫會軍(2020)在

《從敘事文體學視角看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英譯本》中,通過分析敘事時間、敘事視角、敘事距離的轉換,揭示了譯本文體特徵變化對敘事效果的影響,其提出的『宏觀敘事與微觀文體結合』的研究方法,為本文分析《芙蓉鎮》民俗英譯提供了重要參照,也凸顯了本文將敘事文體學應用於民俗英譯領域的創新性與必要性。

基於此,本文擬圍繞以下兩個核心問題展開研究:一是戴乃迭在《芙蓉鎮》英譯本中,針對物質、社會、精神、語言四類湖湘民俗,分別採用了何種基於敘事文體學的翻譯策略?二是這些策略如何影響湖湘民俗敘事效果的跨文化傳遞,是否實現了『保留文化異質性』與『符合英語讀者認知』之間的平衡?

二、《芙蓉鎮》及其英譯研究

《芙蓉鎮》是中國當代作家古華創作的長篇小說,1981年首次發表於《當代》雜誌,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83年由著名翻譯家戴乃迭譯為英文(*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納入『熊貓叢書』出版。作為新時期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小說以湖南鄉村為背景,通過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展現了從解放初期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古華在創作中巧妙融合湖湘地域特色與現代性思考,以『芙蓉姐』胡玉音的人生際遇,從『米豆腐西施』到被批鬥,再到改革開放後重獲新生,為主線,串聯起『打糍粑』、『拜乾親』、『趕屍』等豐富的湖湘民俗,構建了一個極具地域風情的敘事空間。

從敘事特色來看,《芙蓉鎮》的敘事設計與民俗描寫深度綁定,突出民俗在敘事中的核心地位,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多重視角敘事與民俗認知的結合。小說通過胡玉音的個體視角感知物質民俗,如米豆腐製作;老輩人的群體視角傳遞精神民俗,如『趕屍』傳說、旁觀者視角呈現社會民俗,如『批鬥儀式』,構建了立體的民俗認知維度,使讀者既能感受民俗的具象細節,又能理解其文化內涵。其二,時空交錯敘事與民俗意義的深化。小說採用『現實敘事(改革開放後)』與『回憶敘事(文革時期)』的交錯結構,例如通過胡玉音當下製作米豆腐的場景,穿插文革時期米豆腐攤被查封的回憶,使『米豆腐』這一物質民俗從單純的飲食符號,昇華為鄉土社會生存韌性的象徵,民俗的意義通過時空對比得到強化。其三,民俗描寫與人物命運的共生。小說中民俗不僅是場景點綴,更是推動人物命運發展的關鍵線索,如『拜乾親』這一社會民俗,使胡玉音在困境中獲得王秋赦的短暫幫助,而『趕屍』的精神民俗則暗示了湘西人『落葉歸根』的生命觀,為人物的行為動機提供了文化註腳。

戴乃迭的譯本在西方讀者中獲得了廣泛關注,但現有研究多聚焦譯本的意識形態改寫,未深入探討民俗敘事的跨文化傳遞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熊貓叢書』作為當時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核心載體,其『兼顧文化特色與可讀性』的出版定位,為戴乃迭的翻譯策略選擇提供了背景——譯者需在『忠實原著民俗敘事』與『滿足西方讀者認知』之間尋找平衡,這一平衡過程正是敘事文體學視角下值得深入剖析的核心內容,正如宋悅、孫會軍(2020)分析《在細雨中呼喊》譯本時所強調的,『譯者對文體特徵的處理直接影響敘事效果的傳遞』,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芙蓉鎮》的民俗英譯研究。

三、敘事文體學與翻譯研究

敘事文體學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的結構主義敘事學與文學文體學,經Chatman(1978)、Genette(1980)等學者奠基,形成了以『敘事結構——語言形式』互動為核心的理論框架,後經Simpson(2004)、Toolan(2001)等學者發展,進一步強化了『微觀語言分析』與『宏觀敘事效果』的關聯,成為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理論工具(邵璐,2011)。在敘事文體學的理论體系中,敘事時間、敘事視角、敘事距離是三個核

心分析維度,這三個維度的調整,直接影響文本敘事效果的跨文化傳遞,尤其適用於民俗英譯研究。

從敘事時間來看,Genette(1980)將其劃分為時序(order)、時距(duration)、頻率(frequency)三個層面。在民俗英譯中,敘事時間的調整主要體現在時距與頻率的控制:對於物質民俗,如『打糍粑』,完整保留敘事時距,即不壓縮動作鏈的描寫長度,是還原民俗場景完整性的關鍵;對於語言民俗,如童謠、諺語,敘事頻率的再現,如重複句式的保留,則直接影響民俗語言的韻律感與文化記憶的傳遞。民俗翻譯中敘事時間的任何調整,都可能影響民俗承載的文化情感,例如《芙蓉鎮》中反復出現的『米豆腐製作』場景,若譯者壓縮其敘事時距,將導致湖湘飲食民俗的文化細節丟失。

敘事視角是敘事文體學的另一核心概念,Genette(1980)將其分為三種類型:零聚焦,即敘述者全知、內聚焦,即通過人物視角感知、外聚焦,即僅呈現客觀事件。在民俗英譯中,敘事視角的選擇直接關係到民俗文化內涵的傳遞:對於社會民俗,如『拜乾親』,原文採用內聚焦視角,通過人物對話隱含民俗功能,譯本若轉為零聚焦視角,直接補充注釋,雖能降低讀者理解門檻,但可能破壞原文的敘事連貫性;而對於精神民俗,如『趕屍』,適當從外聚焦視角的客觀描述,轉向內聚焦視角來補充人物認知,則可減少文化誤讀。申丹(2001)在《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中指出,『敘事視角只能通過語言特徵在結構上發揮作用』,這意味著民俗翻譯中視角的轉換,本質上是通過代詞、語氣詞等語言形式的調整實現的,需精準把控以避免敘事斷裂,這一觀點在《芙蓉鎮》社會民俗的英譯分析中得到充分體現。

敘事距離則是調節『文本與讀者』、『人物與讀者』關係的關鍵維度,熱奈特(1980)通過分析文本主題、人物對話、語言風格的控制,指出敘事距離的核心作用是『維持審美間隙』——若距離過近,可能導致文化細節的過度簡化;若距離過遠,則可能造成讀者理解障礙(胡小玲,2015)。在湖湘民俗英譯中,敘事距離的調整需根據民俗類型差異化處理:物質民俗,如『吊腳樓』,可通過『直譯+簡短注釋』拉近距離;精神民俗,如『趕屍』,則需通過『概念轉化+文化背景補充』,在『陌生感』與『可理解性』之間找到平衡。王家和(2013)認為,『敘事距離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增強作品藝術感染力的手段』,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民俗英譯——譯者調整距離的最終目標,是讓西方讀者在感知湖湘民俗『異質性』的同時,產生情感共鳴。

具體到《芙蓉鎮》的民俗英譯,敘事文體學的三個核心維度可形成如下分析框架:對於物質民俗,重點分析敘事時距的保留,如動作鏈描寫是否完整,與敘事距離的控制,如注釋是否適度;對於社會民俗,聚焦敘事視角的調整,如對話隱含意義是否通過視角轉換顯化;對於精神民俗,關注敘事距離的調節,如文化背景補充是否平衡『陌生感』與『可理解性』;對於語言民俗,側重敘事頻率,如童謠重複句式是否保留,與敘事節奏,如諺語韻律是否還原的傳遞。

四、敘事文體學視角下《芙蓉鎮》民俗英譯研究

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和語言民俗構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芙蓉鎮》民俗敘事的四大支柱。從敘事文體學視角來看,四類民俗的翻譯面臨的核心挑戰不同:物質民俗需解決『具象細節如何還原』,社會民俗需處理『人際互動如何顯化』,精神民俗需平衡『抽象信仰如何傳遞』,語言民俗需應對『韻律風格如何匹配』。本節結合具體案例,分析戴乃迭針對四類民俗採用的翻譯策略,及其對敘事效果的影響。

(一) 物質民俗——還原敘事空間

物質民俗指與民眾物質生活密切相關的民俗事象,包括飲食、服飾、建築、生產工具等,其核心特徵是『具象性』——通過具體的物質形態承載文化記憶。戴乃迭針對物質民俗採用『直譯+功能注釋』的策略,既保留原文的動作鏈與物質細節(維持敘事時距),又通過注釋補充文化背景(控制敘事距離),實現了民俗場

景的跨文化還原。

例 1.

原文：臘月二十四，小鎮上家家戶戶都忙著打糍粑。胡玉音蹲在灶台邊，將蒸熟的糯米倒進石臼，黎滿庚掄著木槌有節奏地捶打。（古華，1982:45）

譯文：On the 24th of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every household in the town was busy pounding glutinous rice cakes (a traditional Hunan New Year food made by steaming and hammering sticky rice). Hu Yuyin squatted by the stove, pouring steamed rice into the stone mortar while Li Man'geng rhythmically swung the wooden mallet. (Gu Hua, 1983:52)

分析：從敘事時間來看，原文對『打糍粑』的描寫採用『長時距』——通過『倒進』、『掄著』、『捶打』三個連續動作，完整呈現民俗流程；譯文完全保留這一動作鏈，未壓縮敘事長度，維持了與原文一致的敘事時距，確保西方讀者能通過文字『逐步感知』打糍粑的過程，而非僅獲得抽象概念。若譯者刪減『倒進』『捶打』等動作描寫，將使『打糍粑』的民俗流程斷裂，西方讀者無法理解其製作邏輯。從敘事距離來看，原文中『打糍粑』對中國讀者而言是熟悉的年俗，敘事距離較近；但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一民俗完全陌生，若僅直譯『pounding glutinous rice cakes』，會導致敘事距離過遠。譯者通過括弧內的功能注釋，補充『傳統湖南新年食品』的屬性與『蒸、捶』的製作核心，既未過度簡化文化細節（如未譯為『rice cake』），又拉近了讀者與民俗的距離，避免理解障礙。

（二）社會民俗——敘事視角調整

社會民俗涵蓋社會組織、制度禮儀、歲時節慶等集體性活動，其核心是『人際互動』，通過特定的行為規範體現社會結構與倫理關係。戴乃迭通過調整敘事視角，即從內聚焦視角的隱含，轉為『內聚焦+補充說明』的半顯化，在不破壞原文敘事連貫性的前提下，使西方讀者理解社會民俗的深層內涵。

例 2.

原文：桂桂拉著王秋赦的手說：『拜了乾親，這下可算有了依靠』。（古華，1982:78）

譯文：Guigui held Wang Qiushe's hand and said: "Now that we've completed the ritual kinship ceremony (where non-blood relatives establish familial bonds through prescribed rituals), we finally have someone to rely on." (Gu Hua, 1983:85)

分析：原文採用典型的內聚焦視角；通過桂桂的對話，隱含『拜乾親』的核心功能——建立擬親屬關係以獲得生存依靠。對熟悉湖湘社會民俗的讀者而言，『拜乾親』的互動意義無需額外解釋即可理解；但對西方讀者而言，缺乏這一文化認知基礎，若僅直譯『become sworn relatives』，會導致互動意義丟失，無法建立『拜乾親』與『有依靠』的邏輯關聯。社會民俗翻譯中，敘事視角的調整需精準把控，避免因視角斷裂導致文化內涵傳遞失效。戴乃迭的處理體現了敘事視角的審慎調整：一方面，保留原文的內聚焦框架（仍以桂桂的對話為主語），維持敘事的連貫性，避免轉為零聚焦視角，如直接插入敘述者解釋『拜乾親是中國傳統民俗……』，破壞人物視角統一性；另一方面，通過括弧內的補充說明，將內聚焦視角隱含的『擬親屬關係建立這一互動內涵顯化。補充說明中的『non-blood relatives』（非血緣親屬）直接回應『乾親』的核心特徵，『establish familial bonds through prescribed rituals』（通過特定儀式建立家庭紐帶）則解釋了『拜』的儀式性，使西方讀者



能清晰理解『拜乾親』如何帶來『依靠』。

(三) 精神民俗——平衡敘事距離

精神民俗包括信仰、禁忌、民間藝術等精神層面的民俗現象，其核心特徵是『抽象性』與『文化特異性』——承載著湖湘民眾獨特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翻譯活動始終面臨著『異化』與『歸化』的兩難選擇 (Venuti, 1995)，即如何在『保留文化獨特性』與『降低讀者理解門檻』之間取得平衡。戴乃迭針對精神民俗採用『選擇性顯化』策略，即根據民俗的文化複雜度，選擇性補充核心概念與背景資訊，既避免因過度簡化消解文化內涵，又防止因資訊缺失導致敘事斷裂。

例 3.

原文：夜半時分，山路上傳來清脆的鈴鐺聲。老輩人說，這是趕屍人帶著客死異鄉的遊子歸家了。
(古華, 1982:112)

譯文：At midnight, crisp bell sounds echoed from the mountain path. The elders said it was a corpse procession (a supernatural practice where Taoist priests guide the dead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reflecting the Hunan belief in soul repatriation) bringing home those who died far away. (Gu Hua, 1983:120)

分析：從敘事距離來看，『趕屍』作為湘西特有的精神民俗，對中國讀者而言已帶有一定『陌生感』，對西方讀者則完全超出認知範疇——若直譯『corpse driver』，會導致讀者誤解為『駕駛屍體的人』，產生荒誕感；若過度簡化為『bringing the dead home』，則會消解其『道教引導、靈魂歸鄉』的文化內核，使精神民俗淪為普通敘事。『趕屍』這一民俗辭彙的翻譯需精準控制距離，既不能因完全保留原始表述，如『gan shi』，導致距離過遠，也不能因過度本土化，如譯為『ghost parade』，丟失文化異質性。

戴乃迭的『選擇性顯化』策略體現在三個層面，且每個層面均緊扣敘事距離平衡目標：其一，概念轉化，將『趕屍人帶著』譯為『a corpse procession』，用『procession(隊伍)』替代『driver(驅趕者)』，既避免字面直譯的歧義，又暗示『趕屍』的儀式性，非個體行為，而是有組織的民俗活動，為後續文化背景補充鋪墊；其二，核心資訊顯化，通過括弧內注釋補充『Taoist priests(道士)』這一關鍵角色，解釋『趕屍』的信仰載體——西方讀者雖不熟悉『趕屍』，但對『Taoism(道教)』有基礎認知，可通過『道士引導』建立對民俗行為的初步理解，縮短認知距離；其三，文化內涵顯化，補充『reflecting the Hunan belief in soul repatriation(體現湖南人靈魂歸鄉的信仰)』，直接點明『趕屍』的精神內核——『落葉歸根』的生命觀，使西方讀者不僅知曉『行為是什麼』，更理解『行為背後的文化邏輯是什麼』，避免因內涵缺失導致敘事斷裂。

(四) 語言民俗——韻律補償，維持敘事節奏

語言民俗指方言、諺語、歌謠等以語言為載體的民俗形式，其核心價值在於『語言形式與文化內涵的共生』——韻律、句式、修辭不僅是表達工具，更是湖湘民俗文化記憶的載體。廖麗霞(2024)，認為文化保留與可讀性的平衡是處理此類翻譯的難題。翻譯的難點在於『如何在目標語中重建與原文匹配的敘事節奏』，戴乃迭通過『韻律補償』策略，即調整句式結構、重構押韻方式，在傳遞文化內涵的同時，保留語言民俗的韻律感與遊戲功能。

例 4.

原文：孩子們拍手唱著童謠：『三月三，地菜煮雞蛋，吃了石頭都踩爛！』(古華, 1982:63)

譯文: Children clapped hands chanting: On Third-day March, field greens boil eggs with grace / A healthful custom in this blessed place / Eat them all and you'll gain strength to smash stones in your way! (Gu Hua, 1983:70)

分析: 從敘事頻率與節奏來看, 原文童謠採用『三言句式』, 『三月三』、『煮雞蛋』和『踩爛』的尾字雖不嚴格押韻, 但通過簡短句式的重複『三字句+三字句+七字句』, 形成明快、活潑的敘事節奏, 符合兒童 chanting (吟唱) 的語言特點, 這一節奏本身就是童謠民俗『傳遞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通過吟唱的韻律感, 加深對『三月三地菜煮雞蛋』這一湖湘歲時民俗的記憶。語言民俗翻譯中, 敘事節奏, 如韻律、句式重複的改變, 會直接影響民俗文化記憶的傳遞效果。若直譯『On the third of March, field vegetables boil eggs, eating them can crush stones』, 雖能傳遞字面意義, 但會丟失童謠的韻律感, 使語言民俗淪為普通句子, 消解其『通過韻律傳遞文化記憶』的功能。

戴乃迭的『韻律補償』策略精準回應了這一挑戰, 體現在兩個維度: 其一, 句式重構, 將原文的『三言+七言』轉為英語中更適合吟唱的『四音步句式』, 如『On Third-day March, field greens boil eggs with grace』, 每句音節數量相近, 約 10-12 個音節, 形成穩定的節奏韻律, 匹配兒童童謠的敘事節奏, 避免因句式雜亂導致韻律斷裂; 其二, 押韻設計, 通過『grace/place/way』的尾韻押韻, 在目標語中重建『韻律重複』的敘事效果——原文雖無嚴格押韻, 但譯文的押韻處理不僅未偏離原意, 反而強化了童謠的『遊戲性』, 符合英語讀者對童謠『韻律感強、便於記憶』的認知習慣。同時, 譯者對文化內涵的傳遞也未妥協: 『地菜』譯為『field greens』, 既避免直譯『ground vegetable』的歧義, 又通過『greens』點明其植物屬性; 『吃了石頭都踩爛』譯為『gain strength to smash stones in your way』, 用『gain strength』傳遞『吃地菜煮雞蛋強身』的民俗內涵『smash stones in your way』則保留原文的誇張修辭, 使語言民俗的『文化內涵』與『敘事節奏』實現雙重傳遞。

五、結語

本文從敘事文體學視角, 結合鐘敬文民俗分類體系, 對《芙蓉鎮》原文及戴乃迭英譯本中的湖湘民俗英譯進行系統分析, 得出以下核心結論: 針對物質民俗, 譯者採用『直譯+功能注釋』策略, 通過完整保留動作鏈以此來維持敘事時距、補充文化背景以此來控制敘事距離, 還原湖湘民俗的敘事空間; 針對社會民俗, 通過『敘事視角半顯化』調整, 在保留人物內聚焦框架的同時, 顯化對話隱含的互動內涵, 避免敘事斷裂, 針對精神民俗, 以『選擇性顯化』平衡敘事距離, 通過概念轉化、分層注釋, 在保留文化異質性的前提下降理解門檻; 針對語言民俗, 借助『韻律補償』重構敘事節奏, 通過句式調整、押韻設計, 實現民俗語言『文化內涵』與『形式美感』的同步傳遞。四類策略共同作用, 最終構建了既保留湖湘文化特質, 又符合英語讀者認知習慣的民俗敘事空間, 驗證了敘事文體學分析框架在地域民俗翻譯領域的應用場景, 同樣適用於其他地域民俗翻譯研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因此未來筆者還將借助語料庫等工具, 量化分析敘事文體學在民俗英譯方面的理論指導意義。

注釋

- ①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Routledge.
- ②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③ GU Hua. (1983).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Gladys Yang, trans.). Beijing: Panda Books.
- ④ Gabriel, J. (1984).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⑤ Leech, G. & M. Short. (2007). *Style in fun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 Prose* (2nd ed.).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⑥ LIAO Lixia. (2024).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narrative in literal translation: Taking the English version of *Woman woman woman*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131-140.
- ⑦ 黨爭勝:《民俗文化詞的翻譯問題探微——從〈紅樓夢〉英文版中『壓歲錢』等詞的翻譯談起》,《外語教學》,2015年第36期,頁93-97。
- ⑧ 傅瓊:《敘事文體學視閥下〈逃離〉中的敘述視角與人物話語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2011年第3期,頁94-97。
- ⑨ 古華著:《芙蓉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 ⑩ 胡小玲:《敘事距離的三視角:結構、空間與對話》,《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頁49-54。
- ⑪ 劉翔,朱源:《伊維德說唱文學英譯副文本的民俗敘事建構》,《外語與外語教學》,2019年第6期,頁99-107。
- ⑫ 申丹:《關於西方文體學新發展的思考——兼評辛普森的〈文體學〉》,《外國語》,2005年第3期,頁56-64。
- ⑬ 申丹:《文體學和敘事學:互補與借鑒》,《江漢論壇》,2006年第3期,頁62-65。
- ⑭ 申丹著:《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 ⑮ 邵璐:《西方翻譯理論中的敘事文體學趨勢》,《外語研究》,2011年第4期,頁86-92。
- ⑯ 宋悅,孫會軍:《從敘事文體學視角看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英譯本》,《外語研究》,2020年第6期,頁79-83。
- ⑰ 王家和:《〈紅字〉的敘事距離》,《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頁98-103+112。
- ⑱ 汪寶榮,姚偉,金倩:《〈洛陽伽藍記〉中的民俗事象英譯策略——以王伊同譯本為中心的考察》,《語言與翻譯》,2017年第3期,頁50-55。
- ⑲ 王雲飛,汪曉莉:《基於語料庫的山鎮風俗文化英譯研究——以戴乃迭〈芙蓉鎮〉英譯本為例》,《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頁346-351。
- ⑳ 餘靜,劉曉黎:《通過翻譯講述中國故事——戴乃迭當代中國文學英譯研究》,《中國翻譯》,2019年第6期,頁109-116。
- ㉑ 鍾敬文著:《民俗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出版。

(Editors: ZOU Ling & Joe ZHANG)